

利而勿利不
見不聞老氏
之術也

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天地
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
莫知其所以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管仲有病桓公
往問之曰仲父病矣潰甚國人弗諱寡人將誰屬國
管仲對曰昔者臣盡力竭智猶未足以知之也今病
在於朝夕之中臣奚能言桓公曰此大事也願仲父
之教寡人也管仲敬諾曰公誰欲相公曰鮑叔牙可
乎管仲對曰不可夷吾善鮑叔牙鮑叔牙之為人也
清廉潔直視不已若者不比於人一聞人之過終身
不忘勿已則隰朋其可乎隰朋之為人也上志而下

求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其於國也有不聞也
其於物也有不知也其於人也有不見也勿已乎則
隰朋可也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
智故曰大匠不斷大庖不豆大勇不鬪大兵不寇桓
公行公去私惡用管子而為五伯長行私阿所愛用
豎刁而蟲出於戶人之少也愚其長也智故智而用
私不若愚而用公日醉而飾服私利而立公貪戾而
求王舜弗能為



秦之容非刑
名則縱橫亂
人國家誠所
宜逐不幸而
為斯說所中
遂使先生禮
法斯感無存
容之負秦深
矣

諫秦王書

李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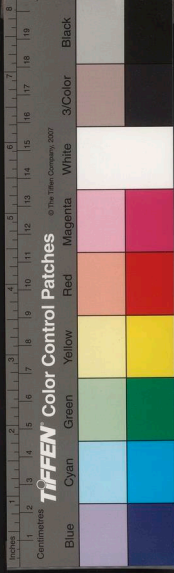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
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
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
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
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
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
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
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
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 O. C.



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弗納。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王。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囂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馬。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馬馱馱。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玳之珥。阿

綉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瓦。彈箏拊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直秦之聲也。鄭衛桑間。詔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瓦。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詔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



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

揚升卷云此先秦古書也中間數段略轉換數字而反覆頌性組織蒹意極切至可謂秦漢間第一等文字是時秦王好侈大故李斯歷以紛華聲色之美動之蓋逢君之惡者

李斯以坑焚佐始皇萬世名教之罪人也其

文何足以污簡冊令錄之者使人因文考世若為斯立罪案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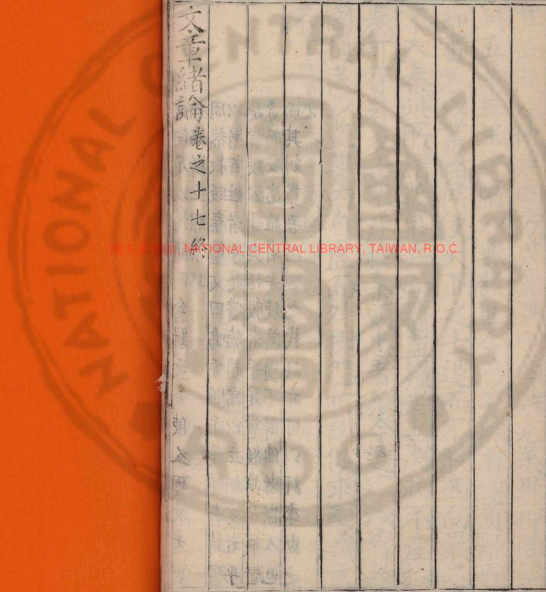
周恭叔跋秦璽文曰嗚呼斯乎是嘗去詩書以愚百姓者乎是嘗聽趙高以立胡亥者乎是嘗殺公子與恬殺者乎是嘗教其君嚴賢責而安恣推者乎使其璽不得傳者斯人也而其刻畫吾忍觀之哉此亦可以評李斯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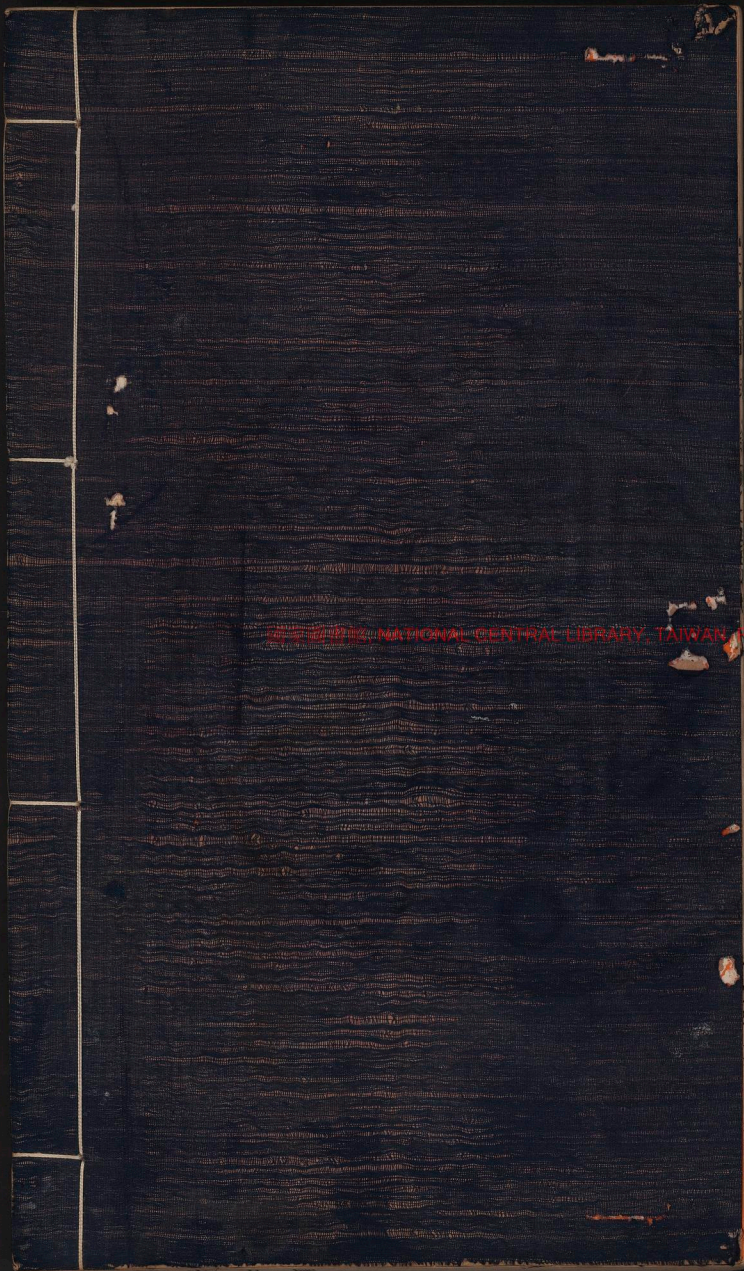
文章緒論卷之十七終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manuscript,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文章緒論卷之十七終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章緒論

卷之十八 漢文

賈誼弔屈原賦

賢良策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

非有先生論

日者傳

諫不受禪于朝書

嚴尤三策

服賦

薄昭弔淮南厲王書

精神訓

喻巴蜀檄

司馬遷答任安書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解朝

晁錯論貴粟

鄒陽獄中上書

主父偃諫伐匈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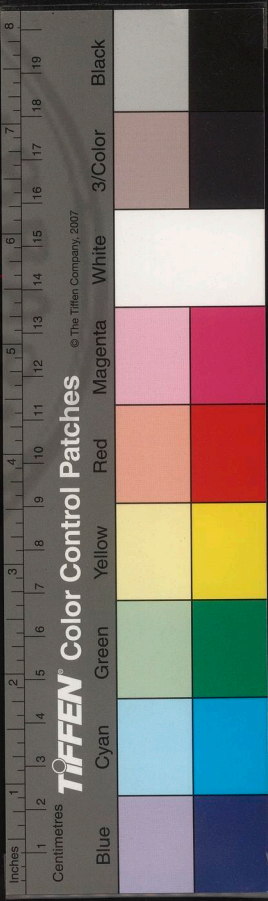
東方朔客難

太史公自叙

楊雄法言學序

劉歆移太常博士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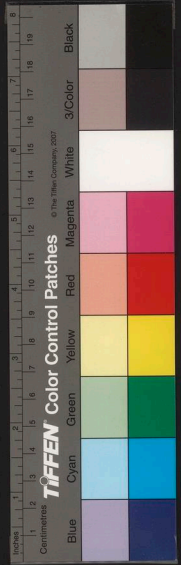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72201 v.18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太史公曰余
讀天問招魂
哀郢諸篇悲
其志及過汨
羅觀屈原所
自沉淵未嘗
不流涕想見
其為人及見
賈誼以書弔
之又怪以彼
其材何國不
容而自令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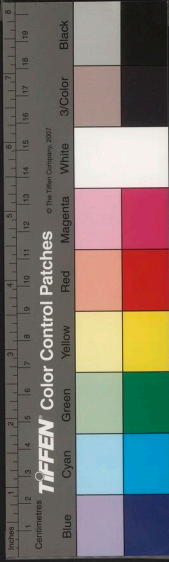
文章緒論卷之十八 西漢



巡撫大同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東萊劉祐選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東萊徐圖校

賈誼弔屈原賦

共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
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
逢時不祥。鸞鳳伏巖兮。鴟梟翔闈。茸尊顯兮。讒諛
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
廉。莫邪為鈍兮。鈇刀為銛。吁嗟嘿嘿兮。生之無故。幹
棄周鼎兮。而寶康歎。騰駕罷牛兮。駿蹇驢驘。垂兩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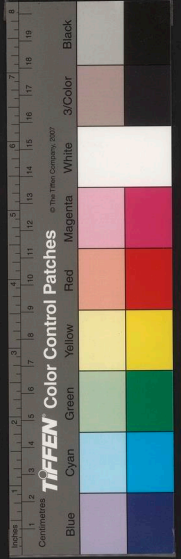
是及讀鵬鳥
賦一死生輕
去就又爽然
自失矣

楚人命鵬曰
鵬周公憂勞
王室遭流言
之變作鵬鳴
以認王樂鳴
曉亮放怒
式誼陳治安
策為漢百世
規不辛構于
隸灌鵬鳥之
賦乃憂下濕
而命不得長
吳半周公之
心矣

兮服鹽單。章甫薦屨兮。漸不可久。嗟若先生子。獨離
此咎。訊曰。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埋鬱兮。其誰語。鳳漂
漂其高帶兮。夫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湯
溪潛呂自珍。偃蠓獺以隱處兮。夫豈從鱉與蛭蝓所
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羈
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辜
也。鵬九州而相若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
之上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搖增翮逝
而去之。彼尋常之汗漬兮。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
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賈誼鵬賦

單闕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鵬集余舍。止於
坐隅。貌甚閑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
識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請問于鵬。予去何
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兮。語予其期。鵬乃
嘆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曰。萬物變化兮。
固無休息。幹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變化
而鱣。湯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
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彼吳彊大兮。夫差以敗。越
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遊遂成兮。卒被五刑。傳說胥



文選卷之...

二刻...

靡兮。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纏。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悍兮。矢激則遠。萬物回薄兮。振蕩相轉。雲蒸雨降兮。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兮。塊坱音無垠。天不可預慮兮。道不可預謀。遲數有命兮。焉識其時。且夫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而入兮。何足控搏。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小知自私兮。賤彼貴我。逢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兮。品庶每貪生。林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拘士繫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兮。好惡積億。真人恬漠兮。猶與道息。釋智遺形兮。超然自喪。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也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已。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溪淵之靜。汜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浮。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帶芥兮。何足以疑。

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拘士繫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兮。好惡積億。真人恬漠兮。猶與道息。釋智遺形兮。超然自喪。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也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已。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溪淵之靜。汜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浮。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帶芥兮。何足以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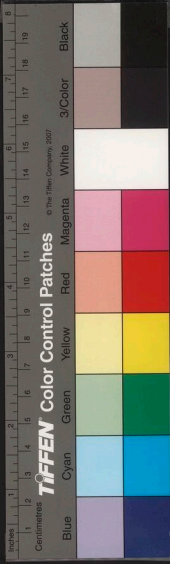


錯之策貴五
穀而賤金玉
生財之正道
也乃官山海
均萬物以心
計析秋毫利
始弊矣

龜錯論貴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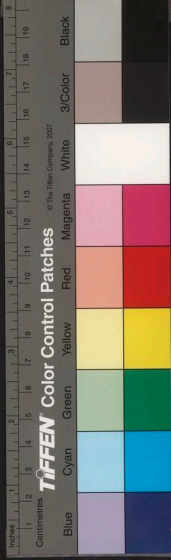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瘠瘦病也言無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

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新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執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賣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取倍稱之為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



粟而出之商而通之農所當尊商可獨賤扶孟子枝粟王政次及仁商賤商尊農非無偏無黨之道也

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遊遨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車堅也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

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滂滂散也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廼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



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賢良策

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楸。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後。並建英豪。以為官師。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不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師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



潘可大曰五
帝神聖其臣
莫及三王臣
主俱賢五伯
不及其臣吾
於是信世之
有臣而無其
君未有有君
而無其臣也

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於朝。親諭朕心。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母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於篇。朕親覽焉。

晁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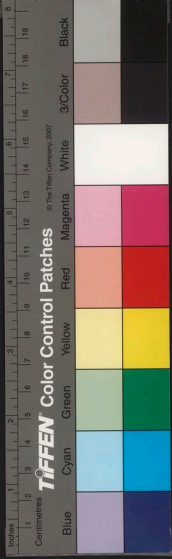
錯對曰。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甯子。而為五伯長。今陛下講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竊

觀上世之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于玉版。藏于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為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窟等。乃以臣錯免賦。其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草茅。臣無有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於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



露降五穀熟妖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以已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疆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

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為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為之機陷也之以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觀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



滿可大曰天子以四海為家有一夫不得其所痲痺乃身故富一國易富天下難富未開利之天下易富已開利之天下難

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歛民財以顧其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擧大者罰重擧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辜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以傷國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亡邪僻之行外無騫汙之名事若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業甚美大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焉此身

不及其臣而能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執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逮者何也地形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彊夫國富彊而隣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為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



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嗜慾，亡極。民力罷盡，賦歛不節，矜奮自賢，群臣從諛，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懣，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為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途，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疎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為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

天象地，覆露萬民，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媮，寬大愛人，肉刑不用，臯人亡孥，非謗不治，鑄錢者除，通關去塞，不孽諸侯，賓禮長老，愛卹少孤，臯人有期，後宮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明詔軍帥愛亡，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親耕節用，視民不奢，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母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五



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境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群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也。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日損一日。

歲 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為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草茅之愚。臣言唯陛下裁擇。

昭與淮南書
甚激甚烈獨
不以之自律
乎何至殺漢
使而來喪服
之哭也

薄昭予淮南厲王書

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自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為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罷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家真定，皇帝不許，使大王母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乃輕言恣
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為宅居
以萬民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
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以為子孫成萬世
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
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
功德。而欲屬國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
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為之基而不能守。不賢
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
之令。不順言。即行。以高兄無禮。幸臣有罪。大者立斷。

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
不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
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貴之勇。常出入危亡之
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
矣。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
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項王亡代。高帝
奪之國。以便事。濟比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
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
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亡之
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所。吏主



者坐。今諸侯子為吏者，御史主為軍吏者，中尉主客
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變裏來歸誼，及以亡
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
可得也。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為之柰何。
夫墮父大業，退為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為天
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為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
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
嘗忘死。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鼻
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
歡欣於上，群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
願熟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



文字多用
六駢體而引
用事實太多
非體之佳者
然其言諱
處甚是痛切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
為人有智畧
之閉勝等疾
陽容祐以
負繁廼從
獄中上書云而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

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燕太子丹質

秦王之無禮丹亡去厚養荆軻令西刺衛先王為秦畫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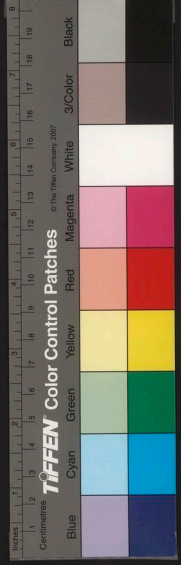
平之事太白食昂昭王疑之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

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咸其精誠上達

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昂鼎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

昂食也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
臣畫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
察之昔王人獻寶楚王誅之王示王人曰石也刑其
右足武王殺復獻文王王人復曰石也刑其左足至
成王時抱其璞哭于郊乃使王人攻之果得寶王
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
此患願大王察王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
毋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
臣始不信迺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白
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
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
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

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
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白圭戰亡六
城為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
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人
惡之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
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
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臙腳於宋卒相中
山范雎摺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
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
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



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審成飯牛於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義。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一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浮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為兄弟。由余子臧

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

能用齊秦之明。後魯宋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

易為比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心。而不說田常

之賢。燕王曾賢其相子之。欲禪以燕國。國乃大亂。田常陳桓也。齊簡公悅之。而殺簡公。今使人封去

此心則國封比干之后。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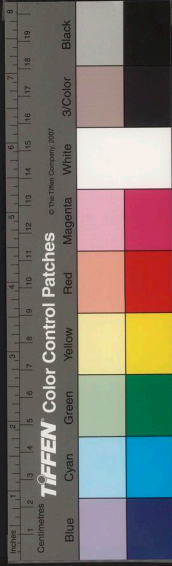
下。何則。欲善亡厭也。夫晉文親其讎。而彊伯諸侯。齊

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此

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

強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

國。遂誅其身。是以叔孫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仲子



亮容之說自
出千載之上
而若旦暮遇
之在四海之
遠而若此有
立之惟心神
之通而已

辭三公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
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厚德，終與之窮達，無
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
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
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荆軻為燕刺秦，始皇不成，
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臣聞明月
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
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蠶木根柢，輪困離奇，而為萬乘
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侯
之珠，夜光之璧，祇足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游，則枯

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
窶，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
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
主必製按劍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
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
上，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
任中庶子蒙之言，以信荆軻，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
涇渭，載呂尚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鳥集
而王。言文王之得太公非因鳥之暴集，因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
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諛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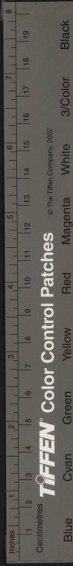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Color

潘可大曰武
帝之窮黷非
美淮南王之
諫豈誠愛國
家忠君上哉
特以邀美名
為篡弒基耳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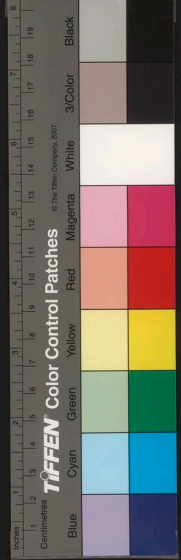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歛哀鰥寡恤孤
獨養耆老振賈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
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
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
之地薊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
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
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收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
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
荒服遠近勢異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吳越人

之辭牽帷齋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
所以憤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堯之介臣聞盛飾
入朝者不以私汗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
名勝毋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四單今欲使天下
廖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面面汗行
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
巖數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孝王
孝王立出
之卒為上客○按此篇用事大多而文亦侈趨於偶
儷蓋其病也然其論說毀之禍至痛切可以為世戒
故取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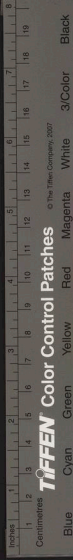
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浚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太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

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贖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賑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踰領。柁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浚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塗。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



卒水居擊擢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其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瘞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聞。鼃不及夕。臣安竊為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衆。兵強。能難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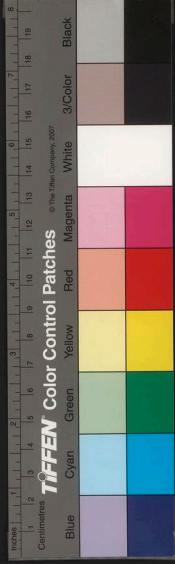
城淮南金國之時。多為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內外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于界中。積食糧。迺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柰邊城何。且越人鯨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千萬。所以入之。五倍。迺足。輓車奉饗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濕。近夏癉熱。暴露水居。蝮蛇蠱生。疾癘



滿可大曰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豈能偃然不為邊境征伐哉淮南乘漢之威而蒞虎符賊山東不臣之心蓄之素矣

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得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携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群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勸。食糧乏絕。

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紵。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蓋。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溪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廼出擊之。秦兵大破。廼發邊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群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



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
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
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
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廝輿
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
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數為圍江漢
為池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
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
負黼依憑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
不響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
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秦
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而煩
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太
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
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障蔽人
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
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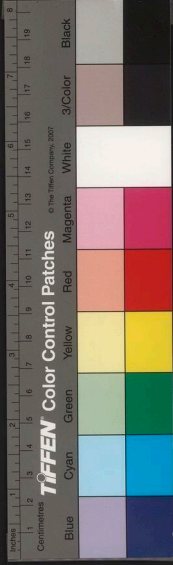
善見者不見
天下自見而
已矣善聞者
不聞天下自
聞而已矣自
見自聞精神
而已矣

劉安精神訓

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夫孔
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
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五藏搖動而
不定。則血氣滯蕩而不休矣。血氣滯蕩而不休。則精
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
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使耳目精明。玄達而
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慾。五藏定寧。充盈而
不泄。精神內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
視於來事之後。猶未足為也。豈直禍福之間哉。故曰



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聒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然皆人累也。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齊死生，則志不懼矣。同變化，則明不眩矣。衆人以為虛言，吾將舉類而實之。人之所以樂為人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桷，不斷素題，不枿珍怪，奇異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文繡白狐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揜形，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故舉天下而傳之于舜。若解重負，然非直辭讓，誠無以為也。此輕天下之具也。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興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軀軀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逝。禹之視物亦細矣。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其徵，告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壺子持以天壤，名實不入機，蒞於踵。壺子之視死生，亦齊矣。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偃僂，脊管高于頂，膈下迫頤，兩髀在上，燭營指天，匍匐自窺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為



武帝征伐四夷
不願陳策見
奇而主父一
言遷蒙召對
于是見武帝
才不構合意
與否是以得
人之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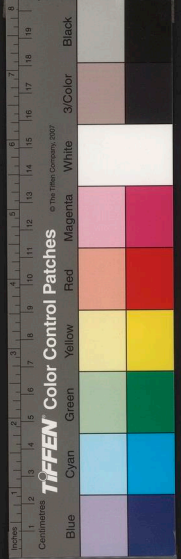
此拘拘邪。此其視變化亦同矣。故觀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觀禹之志乃知萬物之細也。原壺子之論乃知死生之齊也。見子求之行乃知變化之同也。

主父偃論伐匈奴書

偃臨菑人元光元年西入關上書調下朝奏募召入見所言九事共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云云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敵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北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謂地多沮澤鹹鹵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執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腫琅邪負海之郡

轉輸北河

黃腫二縣名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琅邪綠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也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六斛四斗為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至男子

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幙百姓靡敝

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

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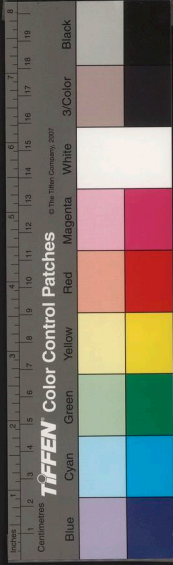
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

從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

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廼使劉敬

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

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眾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



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毆所以為業也。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為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救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與敵國交市已利。故尉佗章若章即之比也。邨得成其私也。夫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孰計之。而加察焉。

難蜀父老檄

司馬相如

羈縻勿絕制。馭夷狄之大。道相如不柱之于始。而欲挽之于終。吾知好大喜功之主。不可遽救也。已。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群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徒。馳定策。存印畧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於蜀都。耆老大夫。縉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印笮。西棘之與中。



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救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覩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畧。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汎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感之，乃堙洪

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胼胝股，無肢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躡，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宏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騫乎蕪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耻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



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
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
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縲。號泣內
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
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戾夫
為之垂涕。况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
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
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梓柯。鑲靈山。梁孫
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
使䟽遊不閉。習爽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

而息計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
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
絕業。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
夫王者固未有不始于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然則
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
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聽者未
聞。音猶鷓鴣。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
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
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
請以身先之。敝固靡徒。遷延而辭退。



不獨責有司
而讓三老孝
弟之不救不
忠死亡之自
取得告諭體

喻巴蜀檄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
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
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
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
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棘之長常效貢職不敢
怠情延頸舉踵喁喁然嚮風慕義欲為臣妾道里
遼遠山川阻澗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
未賞故遣中即將往賓之蒞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
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

東坡曰司馬相如創開西南夷逢君之惡以
患苦其父母之邦其喻蜀父老云以誣天子
以余觀之不能獨作封禪書如相如真所謂小
人也哉



不獨責有司而讓三老孝弟之不救不忠死亡之自取得告諭體

三十一

其乃蒞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
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
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擐弓而馳
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
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
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
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
為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
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
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
不辭也今奉幣使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
死無名謚為至愚耻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
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
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
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
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蒞卒之事因數之以不
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
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
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喻陛下之意唯無忽也

其乃蒞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
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
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擐弓而馳
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
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
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
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
為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
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
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
不辭也今奉幣使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
死無名謚為至愚耻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
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
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
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
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蒞卒之事因數之以不
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
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
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喻陛下之意唯無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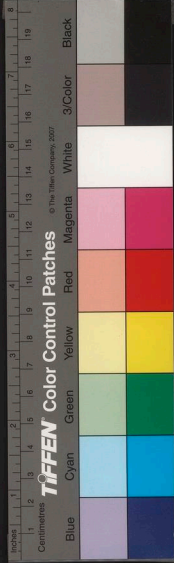


漢書曰朔上書陳農戰種國之策推意致蕩終不用因著論設客難已位卑以自慰諭云

東方朔客難

容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王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管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
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
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常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
天下震懼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內以為帶安於覆盂
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蕩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
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緩
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
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
則為鼠雖欲盡節効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
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

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
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齒雖
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
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脩身乎哉詩云鼓鍾
於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苟能脩身何
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
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
脩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鵲鴿飛且鳴矣傳曰天
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
廣君子不為小人之白凶而易其行天有長度地有



長形。君子有長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纆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魁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筦窺天。以蠡測海。以建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繇是觀之。譬猶羈鮑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長形。君子有長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纆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魁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



東方朔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眾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虚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為先生取之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



憚於目而拂
耳謬於心
而便於身
明之主樂聞
也悅於目而
順於耳快於
心而毀於行
昏主之所弗
禁也兩者得
失天壤善聽
者宜何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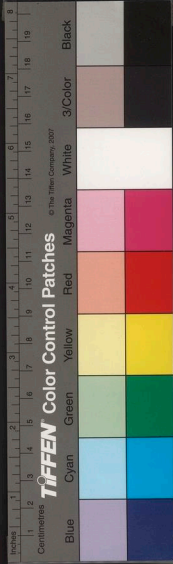
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而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悅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于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斐、蘄、惡來、輩等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瑀，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為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煦煦，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即志士仁人，不忍為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溪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詠先

居溪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詠先



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賊於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讌之間。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耻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溪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

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合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溪。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捐車馬之用。放鄙聲。遠佞人。省庖厨。去奢靡。卑宮館。



壞苑囿填池塹以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
存耆老恤孤獨薄稅斂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
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
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囿圉空虛鳳凰
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
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
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
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
謂也

司馬遷答任安書

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
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

子遷書責以進賢之義遷報之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

少卿任曩
安字

者辱賜書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

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也怨而流俗人之言僕非敢

如是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
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無

誰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

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說己者容若

僕大質已虧闕矣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



史遷是非雖
頗謬于聖人
而不虛差人
隱惡固良史
也即有罪猶
將十世宥之
明天子得史
才如此而輕
用腐哉

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黜耳。黜汗書辭宜矣。奮東從也。上來又追賤事相見日淺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追季冬僕又薄筮上雍恐卒然不可為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畧陳固陋闕然又不敢報幸勿為過僕聞之脩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符也耻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禰莫惜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官刑詬耻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雍渠奄人也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爰靈公近之趙談也與遂同諱故曰同子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絲變色同諱故曰同子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况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柰何令刀鋸之餘薦為天下豪傑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搃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

雍渠奄人也
靈公近之
趙談也與遂
同諱故曰同子





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于此矣。鄉者僕亦嘗廁

下大夫之列。漢太史令千石陪奉外庭末議。不以此

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為婦除之。隸在闕茸之

中。闕茸猥也。廼欲叩首信眉論列是非。抑讀曰伸不亦

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

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

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技。出入周

衛之中。周衛言宿衛也。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

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一心

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僕與

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趣所嚮也。舍所廢也。

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餘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

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

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夫

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

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

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蹶踐戎馬

之地。足歷王室。垂餌虎口。橫挑強胡。仰億萬之師。匈奴

南下北方地。高故云。坏。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虜救

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廼悉徵其左右賢

一 二 大 咸 留 天

大 咸 留 天

李陵之事漢
偶激漢意見
而過為談耳
至李廣傳則
雍空鋪叙不
為陵掩護邊
之實錄也真
史才矣

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悼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柰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謂摧破匈奴僕懷

叔之兵也

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下於理。奉奉之忠。終不能自列。奉奉忠謹之貌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圜牆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隕其家聲。而僕又茸之蠶室。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



歷引仁聖賢
多為自解脫

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
螻蟻何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特以為智
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
也。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
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
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
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
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
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其
在奔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

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
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
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
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
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
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
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
關三木。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
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
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



勇怯執也。強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廼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廼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縲綬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况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

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唯傲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臠腳。兵法脩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迷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繼軒轅。下至於茲。為十表。本紀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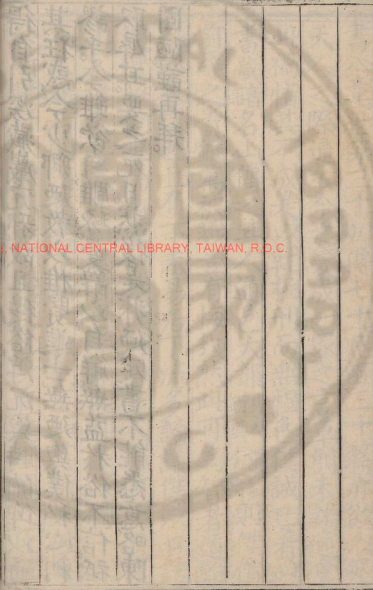


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
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
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
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其人謂能則僕償
行其書者則僕償
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
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
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所戮。笑汗辱先人。亦何面目。復
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
而九迴。君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如往。每
念斯耻。汗未嘗不蕪背霑衣也。身直為閹閣之臣。寧
得自引。深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
其狂惑。今少卿廼教以推賢進士。無廼與僕私心。刺
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解。無益於俗。不信祇
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廼定。書不能悉意。略陳
固陋。謹再拜。



司馬遷自叙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馬氏去周適趙者以傳劍論顯。蒯賸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坑



潘可大曰論
六家而于史
獨詳此太史
公之先黃老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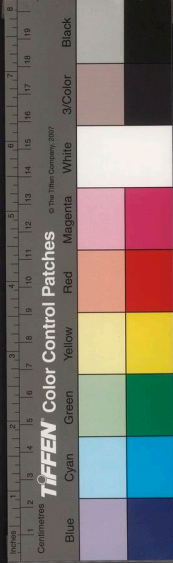
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
昌為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賸玄孫邛為武信軍
將而狗朝歌諸侯之相王王邛於殷漢之伐楚邛歸
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為漢帝長無澤
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為太史公
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
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
師悼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
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
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

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
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
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
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
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
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
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
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
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
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



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

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飶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勢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導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繚繞使人不得



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
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
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
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
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
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
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
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
聽窾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
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

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
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
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
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
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
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
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
遺風鄉射鄒嶧危困鄙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
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畧印笮昆明還報
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



得與從事故疾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常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子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載之統，封太上，而子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者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楊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

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曆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



大史公之心
直欲上繼春
秋下無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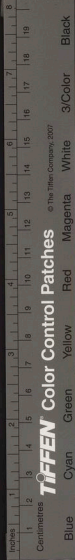
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
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
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
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
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
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
救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
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
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

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
故禮以節人樂以娛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
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
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
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
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
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
其漸又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
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
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



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
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
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
義之旨至於右不右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右不右
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
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子之則受而
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
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
者難知壹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
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

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
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
伏義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
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
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
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
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
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
者之耻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
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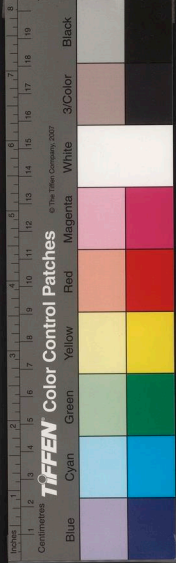


身毀不用而
欲有所自表
見文采于后
世太史公可
以不朽矣

不迷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迷故事整齊其
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
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繯綆乃喟然
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
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
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
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贖脚而論兵法不韋
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
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
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迷陶唐以來至于

平生中韓也
耶公孫弘儒
也耶

麟止自黃帝始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
道廢秦機去古文熒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
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
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
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
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
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
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
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執欽念執網羅天下放失舊
聞玉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畧推



日者薄技也
其言有合于
道或曰稽先
母補之

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既科
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
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救通變作八書二
十八宿環比辰三十輔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
之臣配馬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
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
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
遺補藝成一家之言殿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詠
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太史公曰余
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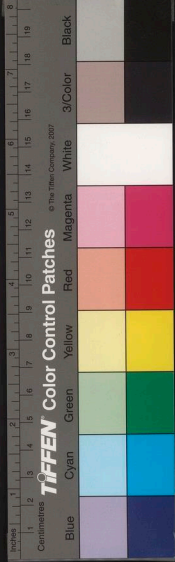
日者列傳 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于天命
扒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
之起由漢興而有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
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
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
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
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
觀采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
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



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

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耻。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



雖尊不下也。得不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屢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矣。卑疵而前。鐵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王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標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為盜不標。矛刃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

乎。盜賊誅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才賢不為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子獨不見鷓臯之與鳳皇。翱翔乎蘭芷芴窮。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眾。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按式正碁。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



王衍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傲文王八卦。以破敵國。伯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饑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為害。君子之道也。今

夫卜筮者之為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徒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池。日中必盈。月滿必虧。先王之道。存下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



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駒。而鳳皇不與燕雀為群。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亡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糶。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未有以異也。父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王傳。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

幸絕根者也。



潘可大曰人
才難得亦難
知唐虞之後
惟周為盛而
自周以後主
當其聖者無
之臣當其賢
者間有而或
合或不合天
也

聖主得賢臣頌

王褒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荷負也旃氈也

美藜噲賴者不足與論大牢之滋味。藜野菜噲食也

牛也。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

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

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畧陳愚心而抒情素記曰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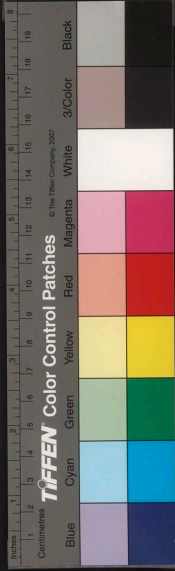
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五始元者

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夫賢者國家之器

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

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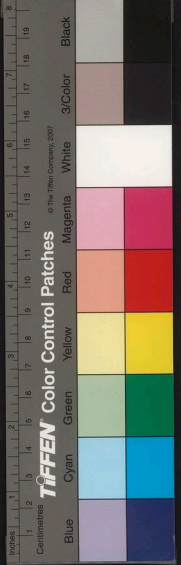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今不食
春開春
至日當
富其望
自南
射南
味
十
蓋下大白

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歛其鏑劍
刃也砥石出南水斲蛟龍陸剽犀革刺戩忽若篲汜
昌故曰越砥若以掃掃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
書塗於泥洒之廢塗路也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
庸人之御駕馬亦傷吻弊策策馬口而不進於行胸
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駢乘旦背良馬名旦
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騁馳騫忽如影靡忽如日影過
都越國蹶如歷塊如塊之行追奔雷逐遺風遺風疾者
也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
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

至寒之懷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
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嘔喻和開寬裕
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
索遠求士者必樹伯跡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圖
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庭燎為士
之之欲造見者其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人有由此觀
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
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愴誠則
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
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審威飯牛離



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潔而升本朝。離莠釋躄。而享膏粱。與幽也。潔狎也。辱汗也。以繩為履也。膏肉之肥。梁食之精。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列。龍興而致雲。蟋蟀俟秋。吟蟬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人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臯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在列。聚精會神。相得益彰。蓋章雖伯牙。操述鍾。逢門子。鸞鳥號。猶未足

以喻其意也。

遇鍾或曰號鍾琴名也。逢門善射者。故聖主必待賢臣而

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懽然交

忻。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

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

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

徧窺望。而視已明。不彈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翺

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游自然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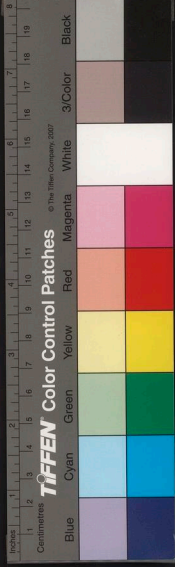
勢。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

永萬年。何必偃仰。屈信若彭祖。煦嗑呼吸。如喬松。眇

然絕俗。離世。紮

王子喬

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



蘇東坡曰楊
雄好為艱險
之辭以文淺
易之說若正
言之則人人
知之矣此正
所謂雕蟲篆
刻者其太玄
法言皆是也
終身雖強而
變其音節便
謂之經可乎

學行篇

楊雄

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咸無焉。為衆人。或曰。人羨父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已乎。曰。未之好也。學不羨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未之思矣。夫有刀者。礪諸有玉者。錯諸不礪。不錯。馬攸用。礪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否則。輟。頓。鈴。之子。殪。而逢。裸。羸。祝。之。曰。類。我。類。我。父。則。肖。之。矣。連。執。七。十。子。之。肖。仲。尼。也。學。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譽。以。崇。之。不。倦。以。終。之。可。

信乎其以寧也。時上頗好神仙故未段不取彭祖喬松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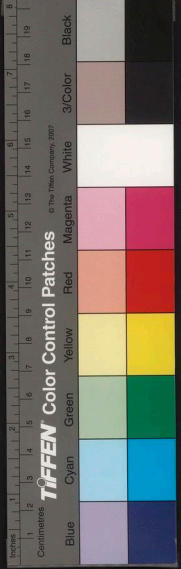


學者審其是
楊雄之言也
只求一個是
程子之言也
是字即堯所
稱中字

謂好學也已矣孔子習周公者也顏子習孔子者也
羿逢蒙分其弓良捨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執曰非
也或曰此名也彼名也處一焉而已矣曰川有瀆山
有嶽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或問世言鑄金
金可鑄歟曰吾聞觀君子者問人不問鑄金或曰人
可鑄歟曰孔子鑄頽淵矣或人取爾曰首哉問鑄金
得鑄人學者所脩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
正否則邪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務學不如務求師
師者人之模範莫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一闕之市
不勝異意焉一

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闕之市必立

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也
况習是之勝非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
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仰聖人而
知衆說之小也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
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或問進曰水或曰為其不
或問鴻漸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猶水乎請問木漸
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亦猶水而已矣吾
未見好斧藻其德者斧藻其德者歟鳥獸觸其情者
也衆人則異乎賢人則異衆人矣聖人則異賢人矣
禮義之作有以矣夫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學者



所以求為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晞驥之馬亦驥之馬。亦驥之乘也。晞顏之人亦顏之徒也。或曰。顏徒易乎。晞之則是曰。昔顏常晞夫子矣。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如不欲晞則已矣。如欲晞孰禦焉。或曰。書與經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或人啞爾笑曰。須以黷策決科。曰。大人之學為道也。小人之學為利也。子為道乎。為利乎。或曰。耕不獲。獵不饗。耕獵乎。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獲饗也。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也者。聖人之徒歟。百川學

海。而至於海。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是故惡夫畫也。顏頤之黨甚於鷄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或謂子之治產不如丹圭之富。曰。吾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如其富。如其義。或曰。先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養之生也。以其所以葬。葬之至也。或曰。猗頓之富。以為孝。不亦至乎。顏其餒矣。曰。彼以其粗。顏以其精。彼以其回。顏以其貞。顏其少乎。顏其少乎。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曰。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



也。內紆朱懷金之樂也。外或曰。請問屢空之內。曰。顏
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為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
子之卓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為樂也。歟。
曰。有教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或曰。立
道仲尼。不可為思矣。術業顏淵。不可為力矣。曰。未之
思也。馮禦焉。

楊雄諫不受單于朝書

哀帝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時帝被疾或
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黃龍竟寧時單于
朝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公卿亦以為
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權上書諫
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更報單于書而許之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
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微精也今單于上書

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

矣。匈奴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

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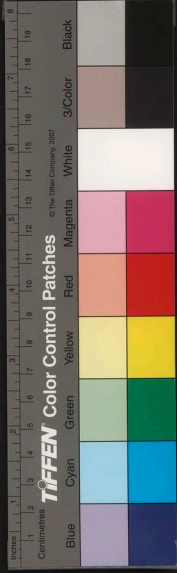
秦始皇之強。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

觀國勢者不
視外夷之臣
服而視朝廷
之措。施哀帝
之時。漢家氣
祚奄奄矣。即
萬國來庭。何
亂救心腹之
憂哉。



河殫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
萬眾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竒譎之士石畫之
臣甚眾石言堅固如石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
莫得而言謂自策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群臣庭
議樊噲請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
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
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侯騎至雍甘泉
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
廼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
三十萬眾徼於便墜徼要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

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浚惟社稷之
計規恢萬載之策恢大也廼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
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真顏
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
以臨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
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
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比哉狼望匈奴地名以
為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
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
悔也喙口也廬山匈奴中山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



孫侵公主廼蒞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
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質信也謂時
所期處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
反尚誅兩將軍故比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
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
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
尚羈縻之計不顯制顯制謂以
為臣妾也自此之後欲朝者不
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
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隸附屬也
惡威也其彊難誅其和
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彈貨伏尸流血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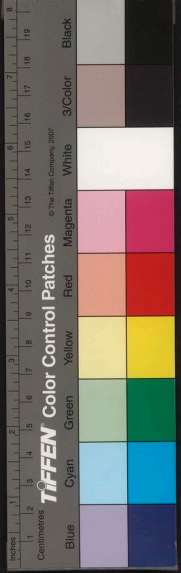
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
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
之壘探姑繒之壁姑繒謂西
南種也藉蕩姐之場藉猶蹈也
蕩姐羌屬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艾刈
絕也近不過旬月之役遠
不離二時之勞離歷也三
月為一時固已犁其庭掃其閭犁耕
也郤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苗惟比狄為不然真
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
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欵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
前此廼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
已者也柰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



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歛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
往辭歸怨於漢言單于緣往昔和好之辭以怨漢因以自絕終無比
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馬得不為大憂乎夫明
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
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
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一有隙之後雖
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較擊於外較擊言使車交馳其較相擊也猶不
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
三十六國費歲以千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
龍堆而寇西邊哉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

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於
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丁傳道賢
君之柄王
基居之位
未美新之
不辭朝何



丁傳董賢竊
君之柄王恭
慕君之位劇
秦美新之作
飛解嘲何如

楊雄解嘲

哀帝時丁傳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
千石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有嘲雄
以玄之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

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儋人之爵懷人之
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子幸得遭明盛

之世處不諱之朝與聲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
矣曾不能畫一竒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自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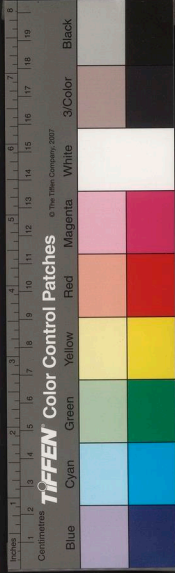
燿星舌如電光壹從壹衡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千文。枝葉扶踈，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向為官之拓落也。揚子咲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群鹿爭逸，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為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鄒衍以頓頑，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微以糾墨，繫以鑕鉢。

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乎八區。家家自以為稷卨，人人自以為谷，繇戴纒，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執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昔三人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彘存而粵伯，五段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禁吟而咲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亡事也，章



爰清靜作符
命惟寂寞自
投閣雄之玄
安在執又何
怪半尚白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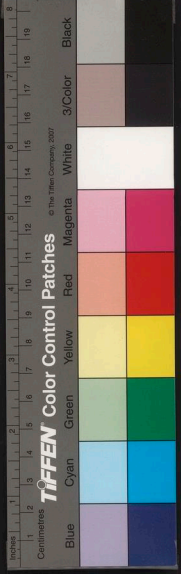
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
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
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
漁或七十說而不過或立談間而封侯或枉千乘於
陋巷或擁帚彗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
筆室隙蹈瑕而無所訛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
迎師群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
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跡
卿使上世之士處虛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
方正獨可抗跡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

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
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懼
擎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
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冥守
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
子乃以鷓臯而笑鳳皇執螻蛄而嘲龜龍不亦病乎
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遭俞跗與
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滂以下
何必玄哉楊子曰范睢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髀免於
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印萬乘之主介涇陽抵



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欽願折頸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搯其咽而亢其氣。附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雒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救。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詩矣。有作叔孫通之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

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頽。雖其人之膽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蘭生收功於童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蹠跡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譽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漢興百年經籍尤闕歆書歆扶微興弱其有功於道

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

歆歆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議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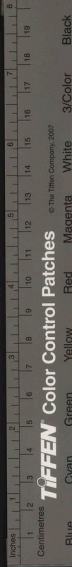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脩易序書制作春秋以記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 O. C.

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如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于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

合而成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讚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立明所論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



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嫉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愍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不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遺近臣。奉旨銜命。

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



三策論古甚
確五難揆今
其宜獨備其
期之恭可

諫伐匈奴書

嚴允

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蠱蟲之螫。歐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軛報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

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此
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俱三百日糧東援
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
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敝勢不可用此一難也
邊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
計一人三百日食用補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
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
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
給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補薪炭
重蒸不可勝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

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
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迹勢不
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輕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要
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
伏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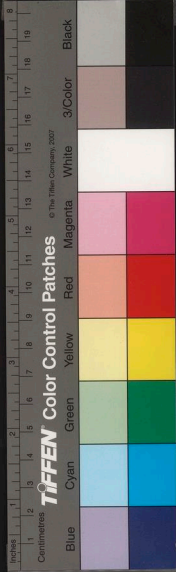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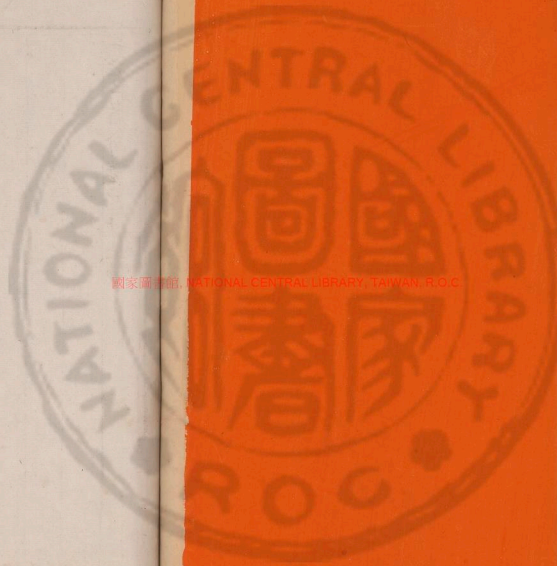
文章緒論 卷之十八終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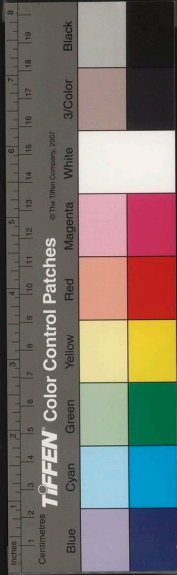
文章緒論 卷之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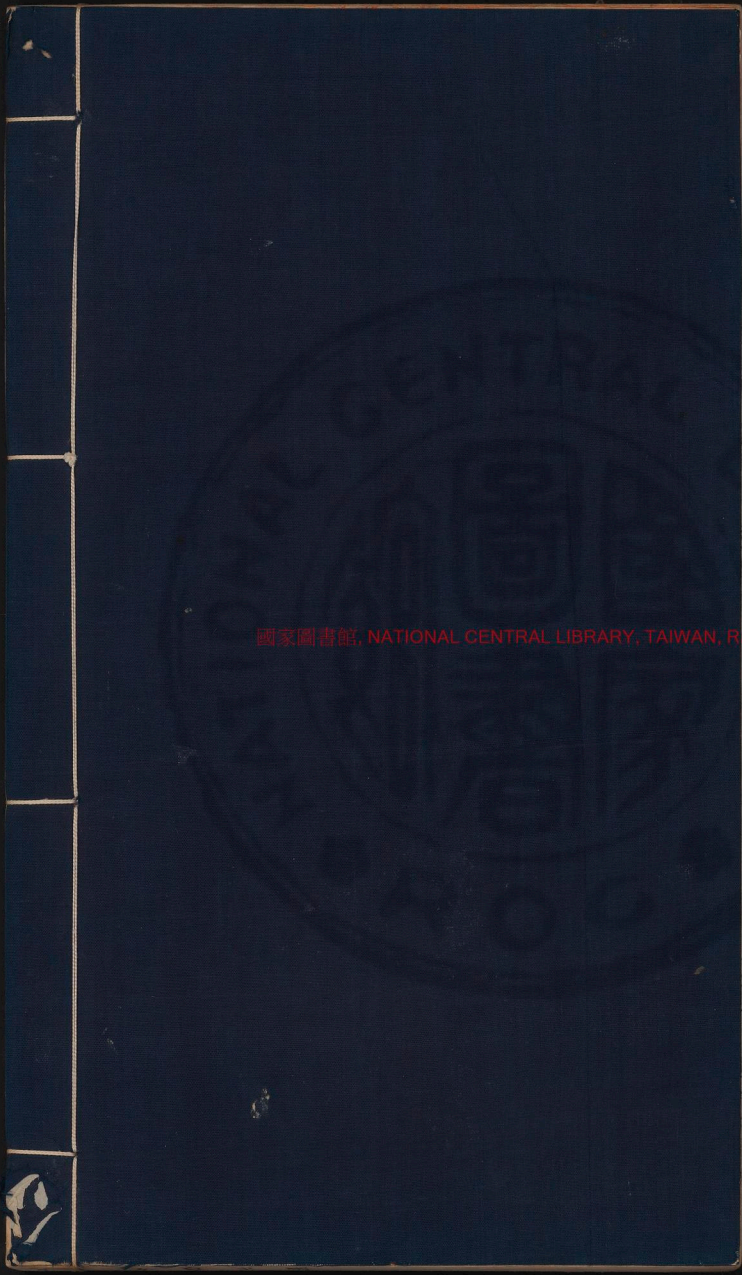
七十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章緒論

卷之十九

東漢六朝附

朱浮讓彭寵書

蔡邕釋誨

與楊德祖書

李密陳情表

劉琨勸進表

帝曜博奕論

江淹詣建平王書

班固答賓戲

曹植求通親表

陳琳為袁紹檄豫州

稽康與山巨源絕交書

李康運命論

陶潛桃花源記

蕭統文選序

崔駰達旨

求自試表

王粲登樓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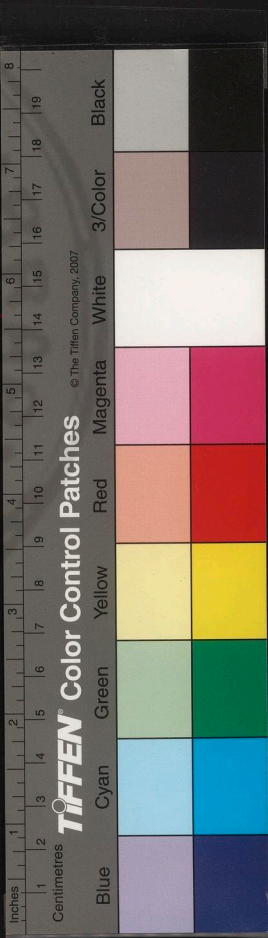
養生論

孫綽遊天台山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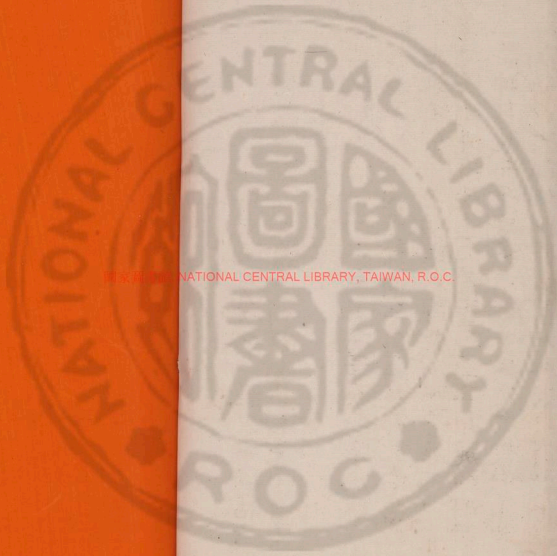
王中頭陀寺碑文

王中頭陀寺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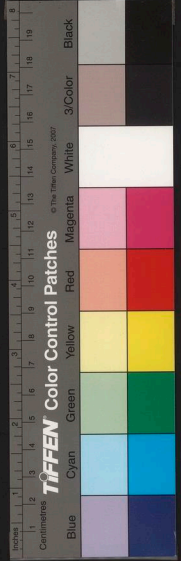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75002 v.19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朱浮曰寵為
遠東家而終
之曰定海內
者無私仇責
初心開之以
自新之末路
誠善論矣如
寵之不悟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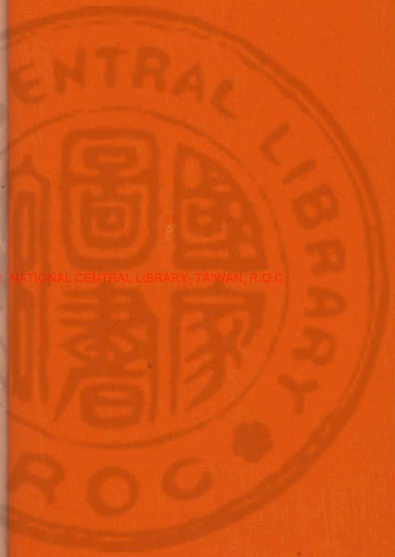
文章緒論卷之十九東漢六朝

巡撫大同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東萊劉祐選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東萊徐圖校

朱浮讓彭寵書

益聞知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
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伯通以名字
典郡。有佐命之功。臨人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
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
請闕自陳。而為族滅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
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枉石之寄。情同子孫之



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人語何以為顏行步拜起何以為容坐卧念之何以為心引鏡窺影何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為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臯鵠之逆謀捐傳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群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執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世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柰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遼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長為群后惡法永為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仇勿以前事自誤願留意顧老母幼弟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讐者所快

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人語何以為顏行步拜起何以為容坐卧念之何以為心引鏡窺影何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為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臯鵠之逆謀捐傳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群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執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世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柰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遼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長為群后惡法永為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仇勿以前事自誤願留意顧老母幼弟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讐者所快



樓迂齋云此
又是一樣文
字體格其實
陰寓幾時之
意而陽味嘆
之進學解送
窮文皆出於
此

班固賓戲

永平中為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博學以著述為
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論以不遭蘇
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
聊復應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壹定之論列士有不易之
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
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童是以聖喆之
志棲棲皇皇孔席不煖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
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

國立中央圖書館



王之世躬帶綬曩服浮英華湛道德贊龍虎之文舊
矣卒不能據首尾奮翼鱗振拔滂塗跨騰風雲使見
之者景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
無所蒂下無所根獨據意虛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
之內潛神默記恒恒音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已
用不効於一世雖馳辯如波濤擗藻如春華猶無益
於殿最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
號亡有美謚不亦優虛主人迫爾而笑曰若賓之言
斯所謂見世利之華聞道德之實守突與之熒燭未
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涂蕪穢周失其馭侯伯

方軌戰國橫鶩於是七雄號闕分裂諸夏龍戰而虎
爭游說之徒風颺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焱飛景附
雲煜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擗朽磨鈍鉛刀
皆能一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盼
而捐相印也夫秋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靡
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執合變偶時之會風
移俗易乖忤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後人
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
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雲之會履
顛沛之軌據微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為榮華夕



而焦瘁。福不盈眦，既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况吉士而足賴。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辯以徼君，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既道，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是故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為迂濶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洒掃群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義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原共流。沐浴玄德，禀仰大蘇。枝附葉著，譬猶中木之殖。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參天墜而施化，豈云人

事之厚薄哉。今子處皇世而論戰國，擢所聞而疑所覲。欲從整取而度高，虐秦山懷，汎濫而測深。虐重淵亦未至也。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谷繇謨虜，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聖神。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齊寧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垠。皆矣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辨董舊聞。楊雄譚思，法言大玄，皆及昔君



文
之門闡究先聖之壺與婆娑虛術藝之場休息虛篇
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虛聖德烈炳乎後
人斯非其亞與若廼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於
辱仕顏耽樂於簞歌孔終篇於西狩聲益塞於天淵
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壹陰壹陽天墜之方廼
文廼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喆之常故曰慎脩所
志守爾天符委命共已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
諸賓又不聞蘇氏之璧韞於荆石隋侯之珠藏於蚌
蛤虜歷世莫眠不知其將含景耀吐英精曠千載而
流光也應龍潛於潢汗魚鼈媒之不覩其能奮靈

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蹶昊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
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蘇隨之珎也時闇而久
章者君子之貞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
於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權巧於斧斤良樂軼
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蘇鵠發精於鍼石研桑
心計於無垠僕亦不任廁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
斯文。



此祖揚雄解
嘲枝葉文采
餒之中間說
出人才遇世
升降之端曲
折詳盡君子
熟讀深思以
今觀古於是

崔駰達旨
駰年十三能通詩易春秋傳學有偉才盡通古今
訓詁百家之言善屬文少游太學與班固傳毅同
時齊名常以典籍為業未遑仕進之事時人或譏
其大玄靜將以後名失實駰擬揚雄解嘲作達旨
以荅焉其辭曰

或說已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故能扶陽
以出順陰而入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爰登
其質今子韞積六經服膺道術歷世而游高談有日
俯鈞深於重淵仰探遠乎九乾窮至願於幽微測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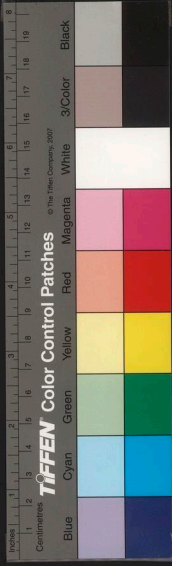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重有感矣

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庭。上不登三公之門。進不黨以讚已，退不黷於庸人。獨師友道德，合符曩真。抱景特立，與士不群。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從凡。于時太上運天德，以君世。憲王僚而布官。臨雍泮，以恢儒。疏軒冕，以崇賢。率惇德，以礪忠。孝揚茂化，以砥仁。義選利器，於良材。求鏤錙於明智，不以此時攀台階。闕紫闥，據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咫尺。未發蒙竊惑焉。故英人乘斯時也，猶逸禽之赴深林。蟲蚋之趣大沛，胡為默默而久沈滯也。荅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

也。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皇綱宏緒，帝紀乃設。傳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尚矣。赫胥罔識，淳樸散離。人物錯乖，高辛攸降。厥趣各違，道無常稽。與時張弛，失仁為非，得義為是。君子通變，各審所履。故士或掩目而淵潛，或盥耳而山棲。或草耕而僅飽，或木茹而長饑。或重聘而不來，或屢黜而不去。或冒詢以干進，或望色而斯舉。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公，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若夫紛纒塞路，凶虐播流。人有昏墊之危，主有疇咨之憂。條垂蒿蔓，上下相求。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災。跋涉赴俗，急斯時也。昔堯含感而臯陶



漢高祖歎而子房慮禍不散而曹絳奮結不解而陳平權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弭衝乃將鏤玄珪冊顯功銘昆吾之冶勒景襄之鍾當其有事則褰裳濡足冠挂不顧人溺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攬纓整襟規矩其步德讓不脩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則守禮舉以公心不私其體今聖上之育斯人也樸以皇質雕以唐文六合怡怡比屋為仁壹天下之衆異齊品類之萬殊參差同量坯冶一陶群生待理庶績其凝家家有以樂和人人有以自優威械減而俎豆布六典陳而九刑厝濟茲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有

力牧之畧尚父之屬伊臯木論奚事范蔡夫廣厦成而茂木暢遠木存而良馬繫陰事終而水宿滅場功畢而大火入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被宇冠蓋雲浮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伐尋抱不為之稀執拱把不為之數悠悠罔極亦各有得彼採其華我收其實舍之則藏已所學也故進動以道則不辭執珪而秉柱國復靜以理則甘糟糠而安藜藿夫君子非不欲仕也耻夸毗以求舉非不欲室也惡登牆而樓處斗呼衛鬻縣旌自表非隨和之寶也暴智耀世因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游不倫黨苟以循已汗血競時利合而友



子笑我之沈滯吾亦病子屑屑而不已也先人有則而我弗虧行有枉徑而我非隨臧否在子唯世所議固將因天質之自然誦上哲之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懼吾躬之穢德動百畝之不耘繫余馬以安行俟性命之所存昔孔子起威於夾谷晏嬰發勇於崔杼曹劌舉節於柯盟卞嚴克捷於彊禦范蠡錯執於會稽伍員樹功於柏舉魯連辯言以退燕包胥單辭而存楚唐且華顛以悟秦甘羅童子而報趙原襄見廉於壺發德於束脯吳札結信於丘木展季効貞於門女顏回明仁於度轂程嬰顯義

於趙武僕誠不能編德於數者竊慕古人之所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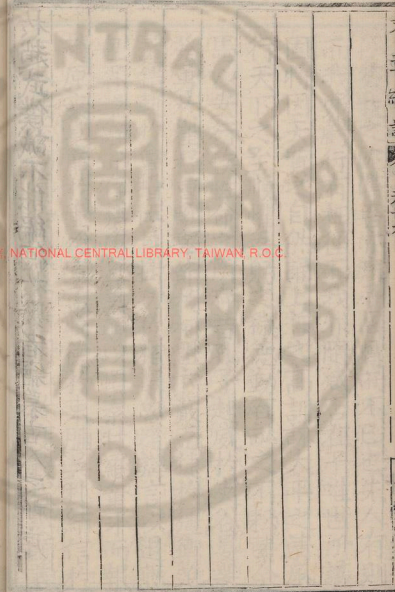


滿可大曰此
一篇無差單
尤人之意似
於解嘲諸作
駁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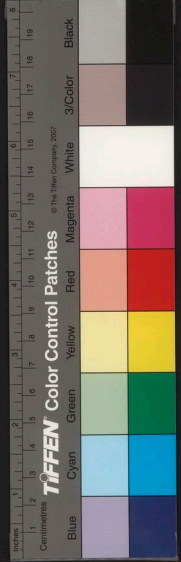
蔡邕釋誨

時五侯擅恣邕開居詭古不交當世感東方
容難及楊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乃
斟酌羣言疑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以成勸
云云爾

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蓋聞聖人之大寶曰
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
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術仲尼設執
鞭之言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夫如是
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稟
醇和之靈覃思典籍韞積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
沈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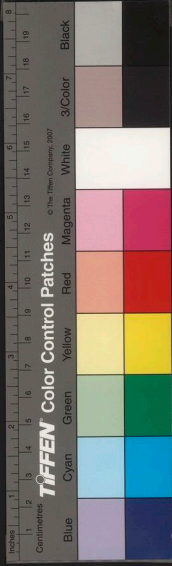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曾不能拔萃出群揚芳飛文登天庭序彞倫掃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岳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羨者荷榮祿而蒙賜蓋亦回塗要至倪仰取容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夫獨未之思邪何為守彼而不通此胡老傲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睹曖昧之利而忘昭哲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謬爾歛袂而興曰胡為其然也胡老曰居吾將釋汝昔自太

極君臣始基有羲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于斯已降天網縱人紘弛王塗壞太極隨君臣土崩上下瓦解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畧戰士講銳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縮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離隆貴翕習積富無崖據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華離帶而萎條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芽速速方穀天天是加欲豐其屋乃鄙其家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



滿可大曰匹
夫清宇宙若
舜之升聞禹
之荒度德盛
而有天子薦
之者若仲尼
之有天下
而春秋一書

清萬世之宇
備

死權瞻仰此事體躁心煩闇謙盈之效迷損益之數
騁駑駘於脩路慕騏驎而爭驅卑俯乎外戚之門乞
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蹶下獲熏胥之辜
高受滅家之誅前車已覆襲軌而驚曾不鑒禍以知
畏懼子惟悼哉害其若是天高地厚竭而踏之怨豈
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
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夫九河盈溢非一閘所防帶
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責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
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煙炎之毀燔何光芒之敢揚哉
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元首寬則

望舒朏侯王肅則月側匿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
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
盈冲取諸天紀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
任已群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
豫故在賤而不耻方將騁馳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
仁義之淵藪槃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與為友
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
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闔闔乘天衢擁華蓋而奉皇
樞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已之圖
也勲績不立予之辜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踴躍草



葉祇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迂脩業思真棄此焉
如靜以俟命不數不渝百歲之後歸乎其居幸其獲
稱天所誘也罕漫而已非已咎也昔伯翳綜聲於鳥
語葛盧辨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
衡軻伊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驕駟非子亭土
於善圍狼暉取右於禽囚弓父畢精於筋角攸非明
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倖於談優上官
効力於執蓋弘羊據相於運籌僕不能參跡於若人
故抱璞而優游於是公子仰首降階忸怩而避胡老
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歌曰練予心兮浸大清滌穢
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
欲息兮無由生蹕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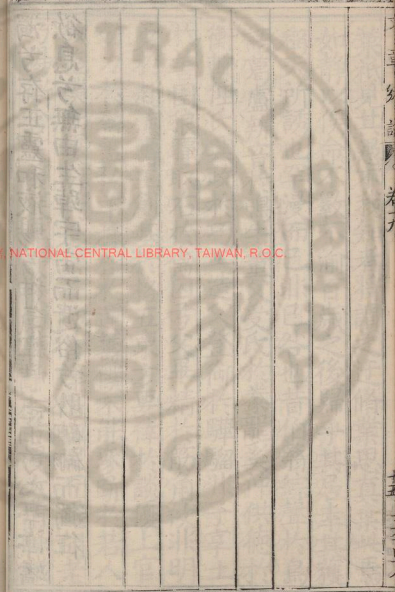
曹操之先世
有惡德而積
於操身乃為
亂世奸雄傳
位發崇天之
報施惡人何
如哉亦漢之
厄運生之也

表紹檄豫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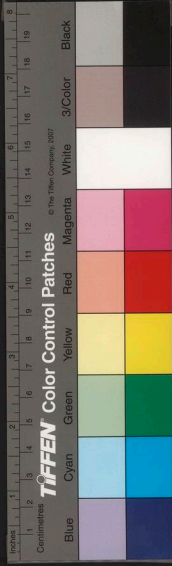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蓋聞明主圖危以制
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
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非
常人所擬也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
福由已時人迫脇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
滅汗辱至今永為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
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
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
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

文選前命圖卷二十一

二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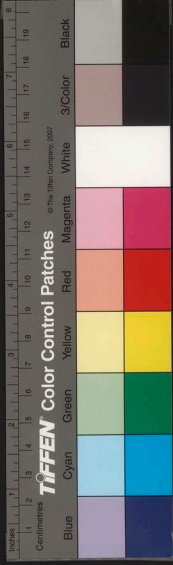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饗餐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因賊假位，輿金輦摩，輸貨權門，竊盜鬪司，傾覆重器，操贅閹遺醜，本無懿德，德佞鋒狹，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績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弃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畧，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脩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兗州刺史，被以虎文，獎就威柄，冀獲秦師一剋之報。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心，割剝元元，殘

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悼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攻破於徐方，地奔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雄擐甲，席卷赴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再造於操也。後會鸞駕，反旆群虜，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脩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脇遷

省禁，卑侮王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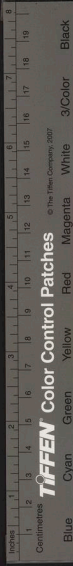
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辭賞由心刑戮在口
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群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
隱戮百寮鉗口道路以目尚書記期會公卿充員品
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睚眦
被以非罪榜箠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
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舍聽改
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
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
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髀尸掠取金寶至
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模金

校尉所過墮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
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
罾繳充蹊坑堐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
兗豫有無耻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道
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
加意含容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
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為梟雄往者伐鼓
北征公孫瓚強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
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
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



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為前登
犬羊殘魄消淪山谷於是操師震懼晨夜逋遁屯據
敖倉阻河為固欲以螳螂之斧禦降車之隧幕府奉
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群奮中黃育獲
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
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搞其後雷震虎
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炳飛蓬覆滄海以沃燥炭
有何不滅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
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交豫之民
及呂布張揚之遺衆覆亡迫脇權時尙從各被創夷

人為讐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
啓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漢室陵遲綱維
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
簡練之臣皆垂頭跼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脇
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
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
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
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給與
強寇弱主違衆叛舉以喪名為天下笑則明哲不
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書到荊州便勅見兵



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
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
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十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
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知聖
朝有拘偪之難如律令

登樓賦

盛弘之荆州記曰富陽縣
仲宣登之而作賦
王粲
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人獻帝西遷粲從
祖辟為右丞相掾魏國建為侍中卒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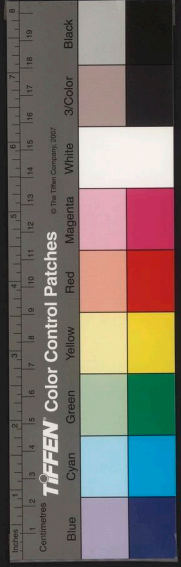
蔡邕倒屣王
粲醉心文學
之名以登樓
賦觀之氣象
高千盈於毫
緒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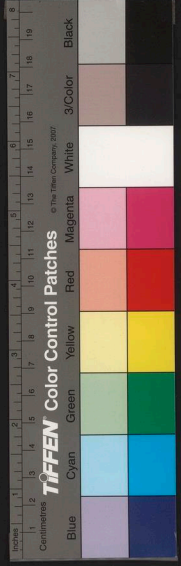
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

浦兮倚曲沮之長洲

背墳衍之廣陸兮臨臯隰

志曰漢中房陵東山沮水同背墳衍之廣陸兮臨臯隰





之沃流杜預左氏傳注曰陸道也北彌陶牧西接昭

丘爾雅曰彌終也謂沃灌也盛弘之荆州記曰江陵

七十雅曰郊外昭王墓荆園記見富陽紹南華實蔽野

黍稷盈疇春秋文耀鉤曰春致其所華實乃榮說文

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楚辭曰一井為

征賦曰曾不得乎少留遭紛濁而遷遊兮漫踰紀以

迄今紛濁前代亂也楚辭曰吸精粹而吐紛濁孔安

全也豈不懷歸毛萇曰懷思憑軒檻以遙望兮向北

風而開襟言感杜風逾軒檻上噴銅丸韋昭曰軒檻

殿上欄軒上板也風狀曰有風平原遠而極目兮

荆山之高岑楚辭曰目極千里傷春心漢書臨沮

路逶迤而脩迥兮川既漾上而濟深遠迤長貌也爾

也毛詩曰濟有深涉爾雅曰濟渡也悲舊鄉之壅

隅兮涕橫墜而弗禁楚辭曰忽臨現夫舊鄉漢中

尼父之在陳兮有歸歎之歎音左氏曰尼父無自律

論歸子在陳鍾儀幽而楚奏兮莊烏顯而越吟左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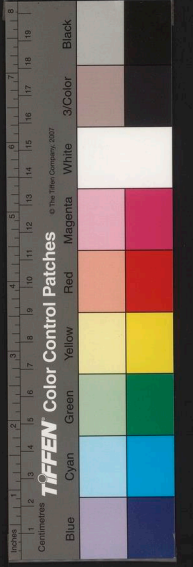
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

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問其族對曰伶人也

陳軫適楚素惠王曰子去寡人風不忘舊也史記曰

軫對曰昔越人莊烏仕楚楚執珪富貴矣亦思越王曰

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楚執珪富貴矣亦思越王曰



且楚秦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

論語子曰小人懷土孔安國曰懷思

也呂氏春秋曰道德於此窮達一也惟日月之逾邁

詩也爾雅曰極至也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

力賈逵國語注曰觀望也冀與覲同尚書曰王道正

章句曰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

也我馬能繫而不食鄭玄曰我非匏瓜馬能繫而不

食者冀往仕而得祿周易曰井渫不食為我

曰可為則然傷道未行也然不食以被任用也

棲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

以棲遲楚辭曰步可

倚而遙思杜預左

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

俗文曰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通

也原野聞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

也原野聞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

也原野聞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

也原野聞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

也原野聞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

也原野聞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

也原野聞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

也原野聞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

也原野聞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

也原野聞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

也原野聞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

也原野聞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

也原野聞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

也原野聞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

也原野聞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

也原野聞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

也原野聞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

也原野聞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

也原野聞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

也原野聞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

也原野聞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

也原野聞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

也原野聞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

原野

不忌植之奪
其位而不知
司馬懿已竊
其子孫百
足之虫至死
不僵棄親用
豔是為狼疾
父也

求通親親表

曹丕猜忌不聽諸王入朝曹植上疏求存門親戚自致其意也

曹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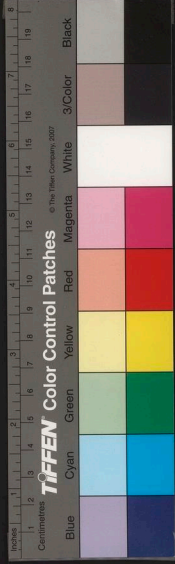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唯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疎。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

曹植上疏求存門親戚自致其意也



之宗盟異姓為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
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
陛下咨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
恩昭九族群臣百寮蕃休進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
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
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
時臣竊自傷也不敢過望交氣類循人事叙天倫近
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絕吉凶之間寒慶弔之禮廢恩
紀之違甚於路人隅闕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
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汪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

知之矣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
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
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
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
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
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
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遠遊解朱冠名解朱
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駙馬謂都尉也奉車掌御之官趣疾也
安宅京室執鞭珥筆珥筆謂侍中職出從華蓋入侍輦
轂承荅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



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棠棣匪他之誠。下
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葵莠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
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
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
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
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爾。若葵藿之
傾葉。太陽雖不為迴光。然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
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二光之明者。寔在陛下。臣聞文
子曰。不為禍始。不為福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
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
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栢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
棄予之歎。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
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也。臣之愚蔽。固非虞
伊至於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
者是臣悽悽之誠。竊所獨守。寔懷鶴立企佇之心。敢
復陳聞者。鶴立不轉身也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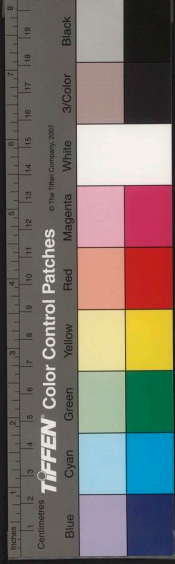


臣子懷抱利器
請見棄於君父吾知其當自悔也
拔求自試乎哉試而有功則愈疑試而無功禍敗隨之矣

求自試表

太和二年曹植還雍丘憤抱利器而無所施乃上疏求自試也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飡所由作也昔二號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巨奭奭音遼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於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



竊位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
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祿
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人今臣無德可
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
譏譏子不稱其服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方今天下
一統九州晏如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
使邊境未得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
以致太和也故啓滅有扈而夏功昭武克商奄而周
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
之隆簡賢授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為國爪

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

鈎餌者恐鈎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

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也故車右伏劔於鳴轂

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

其慢主而陵君也齊成王出獵忽然車之左轂鳴車

轂鳴不見工人遂伏劔而死雍門萬請死曰金鼓未接而何也

齊寇至齊境雍門萬請死曰金鼓未接而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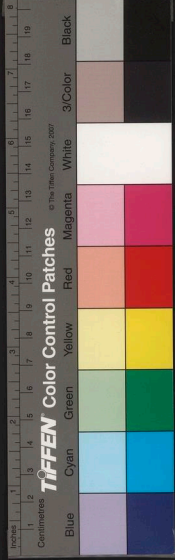
對曰昔車右為先君御車轂鳴而車右自殺今越兵

齊境甚於轂鳴也安得不死乎遂伏劔而死越軍聞

主謂轂鳴陵君謂越兵慢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

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靖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

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



越欲得長纓係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者豈好為夸
主而曜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能於明君
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策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
為夫憂國忘家捐軀齊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
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以二方未克為念
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者即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
世宿將舊卒由習戰也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
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
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
司馬統偏師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驥突刃觸鋒

為士卒先雖未能擒權馘亮庶得虜其雄卒殲其醜
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注史筆事列
朝策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
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
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
徒囹圄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
小衄輟食棄餐奮袂攘袵撫劔東顧而心已馳於吳
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
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師用兵之勢可謂神妙也
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



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

著於景鐘名績垂於竹帛未嘗不撫心而歎息也臣

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而秦魯

以成其功秦將孟明氏為晉所敗復使高政卒敗晉

地以和後齊桓與魯會於柯桓公登絕纓盜馬之臣

壇沫執劍劫桓公乃盡還侵魯之地絕纓盜馬之臣

赦而楚趙以濟其難楚莊王與羣臣夜宴燭滅有引

告王曰飲人酒如何責人以禮乃命羣臣皆絕纓然

後舉火楚與晉戰有人常力戰斬首以退問之乃絕

纓者魯駸馬肉不飲酒恐傷飲之見野人方食之

公曰食駸馬肉不飲酒恐傷飲之見野人方食之

大趙晉及獲惠公以歸此秦事而言趙者植之誤也

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

恐先朝露填溝壑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馳驅

長鳴伯樂昭其能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

齊秦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

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

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球聞樂

而竊拊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

假錐囊之喻以寤王立功何況魏魏大魏多士之朝

也千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

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露之微



建安七子氣
弱而辭支衰
世之文也

與楊德祖書

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暉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
其忠知必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
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為文
童迄至於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
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
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迹於北魏足下高
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
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損八紘以
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騫絕迹
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與
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狗者也前有書嘲



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忘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嘗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倚撫

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訾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楊子雲。亮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薄德。位為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



朝時化曰李
密本蜀人先
主帝室之曹
紹漢正統名
正言順大非
曹操漢賊之
比密國亡歸
晉尤當不忘
舊君何忍自
稱蜀為偽朝
乎予每讀至
此為之不滿
惜哉

李密陳情表

臣以險釁夙遭愍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
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
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
門衰祿薄晚有見息外無葦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
五尺之童孳孳子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
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
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
無主辭不赴命明詔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
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

文華錄卷十九
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若吾志未
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
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
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
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
臣上道州司臨門爰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
日篤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
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况臣孤苦
特為尤甚且臣少事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
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殊私
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
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
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
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

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
乞終養臣之辛苦非但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之所
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言微
志庶劉僂倖卒保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
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嘗謂忠孝一道未有孝而
忘其君者李密陳情辭辟固孝子順孫之類
也至以偽朝名蜀則忘故君昧順逆矣傳謂
密受學於譙周君臣大義素未明也宜乎其
言若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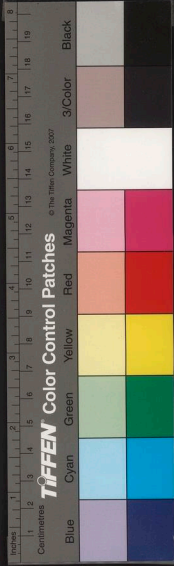


與山巨源絕交書

嵇叔夜

康白。且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嘗謂之知言。然經怪此
 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
 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
 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
 堪。偶長足下。相知耳。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
 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羶腥。
 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善介。獨善之人。
 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
 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D.C.



簡與禮相持
嬾與慢相成
康蓋有托而
逃焉者也是
時君臣易位
綱常其頹竹
林之賢豈效
達哉蓋不得
已也胡遂徇
之以為清談
也

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人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

然慕之。想其為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嬾。筋驚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累轉。乃起耳。又從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實之情轉薦。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頓纒。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鏹。饗以嘉餼。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讐。幸



賴大將軍保持之耳。我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又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搔。性復多踈。把搔無已。而當褰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

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器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促中小人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



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不可以為輪，曲者不可以為楨，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為樂。唯達者為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已嗜臭腐，養鴛鴦，雖以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寞，以無為為貴，縱無九

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况復多病，顧此恨恨，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叙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翽之不置，不過欲為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猶知吾潦倒粗疎，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



養生之養生
主嵇康之養生論皆外
之談然莊終能掉尾於泥
中而嵇之青白眼得莊之
外郭是以不

養生論

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因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
此直所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
塗期於相致時為權益一旦追之必發其狂疾自非
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昔而美芹子者欲獻
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
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稽康白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
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此皆兩
失其情請試粗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
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稟之自
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
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
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
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驚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
不饑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股憂則達旦不瞑



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
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
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
為稼於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焦爛必
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
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
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
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
害生故脩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
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

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畝十
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
也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
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
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
薑辛害目豚魚不養當世所識也蝨處頭而黑麝食
栢而香頸處險而瘰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
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
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
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誠知性

